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 
第一一九回 朱蠹婦直言無隱 鄭公差應變隨機

且說梅氏說出他丈夫有個朋友，施公問道：「他那朋友是誰？」梅氏說：「小婦人夫主在世，因為家貧，才搭伴去打牲以為餬口之計，哪裡還有銀子？那金有義因仇害命，必不是圖財。再者亡夫那時，並未在外。」施公趕緊問道：「你丈夫不在外，必是在家喪命。」梅氏說：「皆因常去打牲，交了一個朋友，住在前村，名喚馮大生，比亡夫還大兩歲，時常來往，穿房入屋，親兄弟一般。往日進來，回來同去。這天亡夫帶酒，睡在家中。他說打牲要起早，手拿一根悶棍，出門而去；說他去找馮大生，臨行叫民婦將門關上。小婦人天明起身，有人告訴，說我丈夫被人害了，首級不見。民婦同鄉保進城稟報。哪曉得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兇手金有義，湊巧被府尊拿住；受刑不過，盡皆招認。民婦看見有人償命，也就是了，不知其中別情。」說罷叩頭。施公點頭說：「梅氏，本部堂問你，須要實說。這馮大生他住在哪裡？你家叫什麼地名？」梅氏說：「小婦人家住後寨。兩座村莊，一里之遙。」施公點頭說：「你夫被害，是何地名？」梅氏說：「就在後寨村東富家窪，莊外有片蘆葦。小婦人丈夫在那裡喪命。」施公說：「你夫主離家什麼時候？」說：「是三更。」施公問金有義。金有義說：「我出門就奔富家窪。富家的後門首，就瞧見了匣子；抱起匣子，就回頭往北奔家，就遇見知府太爺。」說罷，往上叩頭。施公眼望知府，說是：「貴府聽見沒有？你是四更天拿的人。金有義卻是四更天離的家。這趙三也是三更天出的門。這是死鬼離家在先，兇手出門在後。金有義是四更天離的家，拿了匣子，就被你拿住。這時辰前後不對。而且又無兇器。你把金有義問成死罪，真是豈有此理。」知府躬身說道：「欽差大人是天才神斷，卑職實不如也。萬望大人寬恕一點。」施公微微的冷笑道：「趙梅氏，你說趙三實寒苦；打牲度日，還有伙計馮大生？」梅氏說：「只此一位，並無他人往來。」施公說：「既然同行，大概都有約會。還是你夫主先找馮大生去？還是馮大生先找你夫主呢？」梅氏說：「他二人誰先起來，誰就去找誰，不分你我，總要同行。」施公說：「你說那日才交三鼓，手拿一條悶棍，去找馮大生。但不知找著馮大生否？」梅氏說：「民婦見他去後，將門關閉，睡到炕上。只不多時，忽聽外面叫門，說是『三孀子，三孀子』連叫數聲。民婦聽來，就是馮大生。我說：『他早就去咧！』馮大生他說：『沒找我去呢？』他在門外念念叨叨就走了。」施公聽罷，說是：「梅氏，馮大生素日叫你丈夫，他是怎樣叫法呢？」梅氏說：「他素常來到門前，便大聲叫道：『老三哪！該起來罷，不早呢！』就是這個叫法。」施公說：「這就是了。」伸手抓出一支籤來，說：「速去鎖拿馮大生來聽審。」公差接籤，出了館驛，直奔前村。進村覓見幾個莊民，內中有一個認得鄭洪的。鄭洪帶笑開言說：「在下有一點公事，才到貴村。借問一聲，這前村有位打牲馮大生麼？」那人說：「鄭大爺，你問那馮大生哪！他先和死鬼趙三搭伴。自趙三死後，馮大生也不打牲咧！如今他連門也不出，終日，在家，閉門靜坐。鄭三爺，你往北走，第六個黑門便是他家。」鄭洪帶笑說：「多蒙指教了。」走到馮大生的門首，用手拍門。且說那馮大生坐在家中，他妻子朱氏，總算是造化的，得了一筆外財。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門，把馮大生嚇了一跳，說：「賢妻，你去瞧瞧是誰？若是生人，問他姓什名誰！若要找我，你就說這幾天沒回家來。」朱氏說：「不必叮嚀，我自會說，你放心罷。」邊說邊走，來到門前，將門開放，出來一看，見一人頭戴紅纓帽，身穿藍布袍子，站在門前，架子不小。看罷將門一掩。那鄭洪看這婦人，不覺暗笑，開言說：「我與馮大生又親又友，今日有件事托付他，大娘子把他請出來，我們哥倆見面好說。」朱氏本是蠹人，聽著此話，不辨虛實，帶笑開言說：「既是親友，且請到裡面敘話吃茶。那馮大生就是我的夫主，終日在家悶坐，常想賓朋。」鄭洪久慣當差，見話便說：「饒坐」。連忙走到近前打躬，叫聲：「嫂嫂，頭前引路。」

馮大生傾耳聽得朱氏說話，聽不甚真。又聽外面呼兄喚嫂，直往裡讓，象是熟人。暗想必是來了親友。頃刻抬頭一看，卻是公差，心中好不著忙，手足慌亂。朱氏說：「當家的快出來接進去罷！我給你領個兄弟來，不用愁悶了。」大生只得出來迎接。鄭洪作揖，執手陪笑說：「大爺你好清靜，坐家中許久不見。」馮大生無奈，說是：「不敢，在下實是瞎睡，一時懶得起來，望乞尊駕寬恕。請問尊兄貴姓高名，住居何處？」鄭洪說：「你我相別不久，你就竟忘記了。想是你發了財了，不認得舊兄弟。有個衙門弟兄請你去。一提，你就想起來了。我的名字叫鄭洪。」馮大生說：「原來是鄭大兄弟，總就是我的眼珠兒瞎，慢待你了。你可別惱人，都有個忘記。你說那個內司，倒是姓什名誰？我怎麼總想不起頭緒來呢？」鄭洪說：「我也不知底細。大料他既請你，你一見自然明白了。」說著臉色一變，滿屋裡瞧了一遍，腰內取出鎖鍊一條，說是：「帶上的好，我怕太爺逃席。」一伸手把馮大生套上。大生立時變色。

朱氏也自著忙。鄭洪說：「他在外面做的事，想來嫂子也明白。」

大生說：「既把我鎖上，一定要打官司。」鄭洪說：「把話語留下，我把你鎖給開了如何？」大生說：「求上差開恩！」鄭洪說：「好，依兄長的話。哪裡不交朋友？況且你這也是不要緊的事。我看你也有些朋友，解下來，叫鄉親們也好看些罷！」

二人一同進城，來到公館。

此時施公用飯已畢，正然喝茶。差人回話說：「馮大生帶到。」施公即刻升堂。任氏、馮大生、梅氏及一切鄰居，俱各傳到，方好結案。施公說：「你叫大生麼？」馮大生回道：「小人馮大生，給大人叩頭。」施公說道：「你作何生理？有幾個伙伴呢？」大生說：「小人原係前村人氏。父母雙亡，娶妻朱氏。打獵為生。有個伙計，名叫趙三，每日一同來往，誰知他被金有義殺死。剩我一人，難以打牲，在家中閒坐。奉公守法，非禮不為。今日大人差役，把小人拿來，不知所因何故？」施公微微冷笑，說是：「貴府，你細留神聽聽。你是科甲出身，與捐納不同，問事不可粗心。趙梅氏自言金有義非親非友，又無仇恨；趙三又係寒苦之家，他殺人為何？就是無故殺人，把頭裝在匣子內，去往家內抱，又是何意？再說更次也不對，屍首又有別的因由。從富家窪前屯到後寨，三處離河多遠呢？」

陳知府躬身說道：「離河有二里之遙。」施公大笑說：「貴府這話說來，益發不通情理了。」要知大人怎樣發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